



# 老人和狗

□谭岷江

四年前的盛夏，我一个人到陕西旅游，在陕北南泥湾遇到一位让人感动的当地老人，以及他收养的一只流浪小狗。

我去的时候是2019年8月15日，是阳历，并不是中秋。早上七点多，旅游车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行驶，从黄河岸边壶口瀑布小旅社来到南泥湾。

虽是盛夏，但和头一天晚上的黄河岸边相比，南泥湾的早晨有一丝淡淡的凉意，好在早起的阳光很温暖。我在南泥湾的标志塑像前拍照，偶遇前来观看游客的当地老人折树前(音)。折老的祖父居住陕北榆林市米脂县，折氏本是陕北大姓，世居府州，也就是府谷县，唐末五代乱世，为保家安民，与当地另一豪族杨氏结成同盟，世代通婚。杨氏世居麟州，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神木县。北宋杨家将中的佘太君原型便姓折，族名折赛花，也就是杨业杨老令公的老婆。折树前老人刚满六十四岁，祖父于1946年响应解放区政府的号召，率家迁徙至南泥湾定居。老人三个子女皆在延安市中区做生意，商业有成，父慈子孝，2018年刚查出身体无恙，在子女的陪同下，曾与老伴游过重庆和成都，观赏过长江嘉陵江夜景和洪崖洞、大足石刻。

朝阳下，老人身后总跟着一只小狗。我不知犬种，却知必是城里人才养的宠物犬。初以为是老人家养的，但老人却说，这是一条流浪狗，两年前来到这里，总在桃宝峪与谷地内另一个叫高房的村庄之间流浪，看见游客，便爱来看。折老说，可能是旅游者开车或坐车来参观，临走忘了带走，便流落在此地。我猜测小狗曾经想过回去，但坐车来的它，当时应很小，因是车载来，无嗅味可寻，故无法找到回家的路。四周是山，无法逾越，它消失过几天，最终还是回来，期待守株待兔，在此等候主人。可主人一直不来，折老和老伴觉得它可怜，欲收养它，可它却不同意，总是爱跑，一跑便是三五天，却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只好悻悻归来。折老有些无奈，但狗知恩，只要在桃宝峪，总喜欢跟着折老。因它爱跑，又无名字，折老的老伴便称它跑跑，但它的城里主人曾经给它的芳名，必定是艾丽丝、珍妮，或者么儿、宝贝。

流浪的跑跑，穿行于荒山野林与乡村尘埃中，却毛发洁白，宛如有主人定期呵护梳理。问折老，折老笑答：此犬爱美，夏日爱在溪泉洗濯，冬日太冷，则刻意远离脏秽。

跑跑并不是名贵犬，是一般城里人都能饲养的宠物。或许太过于平常，宠物销售店的价格不过一两百元，所以主人丢失它后，也不想再来寻找，何况也不知它是生是死。如生，又在何处流浪？如死，又埋骨何地？或者融化于何人之肚？

跑跑个子小，习惯了孤独，我呼它名字，向它示好，它却一脸戒备，保持距离；但眼神让人怜悯。折老说，跑跑肯定吃过许多苦，它的来历还有一种可能，是主人当年忘在革命圣地宝塔山下，它是追着熟悉的或绿或白的旅游大巴车，历尽艰险才来到这里的；但乡亲们很喜欢它，东家一个馍，西家一勺汤，也曾有屠狗之徒来盗，村人还举起农具痛打盗狗者。

临行，与折老和跑跑挥手告别。我挥起的手被阳光晒成斜长的影子，远远地拍在跑跑的头上，跑跑竟吓了一跳，躲在折老身后，一双眼睛却望着我；在它的思维中，除了折老和熟悉的乡亲，所有人类都值得警惕。折老挥着手告别，却说自己身子不好；而跑跑好歹是条命，要好好养，希望它的主人寻回它，或者有城里人看到它，领养它，好好地把它当成宠物。我却想，跑跑听了我的川音，却没有激动的举动，它的主人肯定不是四川和重庆人，更不是广义的西南地区人氏，比如陕南汉中、云南和贵州。可惜我普通话极不标准，也不会说客家话和广东话，否则要是我当时能换了普通话、客家话和广东话来和跑跑说话，通过它对我方言的反应，我便能猜出它的大致故乡在哪里，从而为它的主人尽快精准找到它助一臂之力。

唉，若是跑跑主人能看到此文，有的放矢地前去找回跑跑，则是功德一件。它是那么可爱、孤独、洁美，对信任的折老十分依赖。但是，读到这里，愿善良的您只可潸然，绝不可泪下——唯愿世上本来不多的美与欢乐，不因您的悲悯之念而减弱。因为一切都是一切缘分，老人遇到跑跑是一种缘分，我在成千上万的游客中，遇到老人和跑跑，并和老人攀谈良久，将他们的缘分记录下来，也是一种缘分。

一晃四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小狗是否找到了它原来的主人。但我始终坚信，折老肯定会健康长寿，因为他的善心与微笑，必能像狂风，将病魔吹得无影无踪。而小狗跑跑呢，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归宿……

(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主席)

# 有一种热爱叫双向奔赴

□朱一平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北宋柳永这词，用在我们紫罗兰女子合唱团身上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我们合唱团，年龄下至60岁，上到70有5，自称嬢嬢团。好多人有15至20年团龄，如此执着，除了对唱歌的热爱，还有就是信任帅哥指挥罗召灵，跟随他共同由青丝唱到白头，只有双向奔赴才能天长地久。如此漫长的唱龄，称得上是几个博士后了。而且年年岁岁，翻来覆去教的就是那些方法，罗老师虽然与时俱进，与国际国内新兴唱法接轨，但大体也八九不离十。但只要老师愿意教，嬢嬢们就愿意学。

每次练声，好像都是初学，好不容易勉强达到老师的要求，一落实到歌词上，一不注意又打回原形，弄得老师直摇头叹气，边打拍子边大声说：直声！小声、半声、轻声；音准、节奏、张力；气息下叹，让气息流动起来；放松肩膀、稳定喉头、打开上口盖、舌头放松，让声音在舌面上跳舞；唱高音靠后贴着咽腔向上从后脑勺向前抛出。这些，是大家听了千万遍的教诲，但总是一听都懂，一唱就废，被重庆人的舌齿音拉回原形。好不容易基本唱到位了，下课了，回家了，如果课后不复习练唱，下次上课依然要遭训。不过大家在罗老师的教导下，多多少少都是进步起的，只是人不了罗老师法眼。

唱歌不到位，不是大家不认真，是天赋和能力有限。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罗老师的要求。他是天生的音乐人才，科班出身，从事声乐教学几十年。钢琴弹得好，歌唱得好，嗓子经折腾，长年喝酒抽烟依然能给我们范唱，随时能够上台独唱。他应该站到更高的舞台上。

合唱团以罗老师为指挥、何老师为钢琴伴奏兼内务的带领下，十几年来，唱响重庆市，唱到江浙海南珠海等省市，多次获得金奖。每次都是团员们全程自费。好多团员来自企业，有的是内退，经济不宽裕，她们勤俭持家，省出钱来，自带干粮，乘火车前往比赛城市。观看她们过去演出的视频，方知年轻才是最好的美颜滤镜，个个靓丽鲜活！我来到这个团时，她们有的头发花白或全白，有的腰腿不利索了。

我想，很多团员不仅仅是因为罗老师帅、何老师慈祥而跟随数年。更多的是被罗老师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他只要一站在讲台上，面对业余水平的我们，他都是以专业态度专业技能认真教授。我也在网上买课听过有名的专业老师教课，比较之下，罗老师不比他们差，而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。他推崇的是欧洲教堂唱诗班风格，自然清新抒情。他还常常拖堂，我们都唱累了，他还在不厌其烦地点拨，如果我们唱不好当天所教，他就不言

下课。有点强迫症之感。

这次，为了参加成都首届音乐周比赛，临近最后一周，几乎天天下午晚上加课训练。别的合唱团都放暑假了，我们还得顶着烈日前往。教室只有两把老吊扇，大家尽量穿单薄的衣裙，大量喝水，防止中暑，也还是汗流浹背，三四十人搞得整个教室如热气腾腾的大型桑拿房。罗老师从自家拿来几把电扇，一个用于钢琴伴奏小帅哥，一个对着讲台吹，一个对着学员吹。他大汗淋漓，一句歌词，一个字一个词一个音符地抠着，需要几遍十几遍才能唱通顺。

罗老师加课不加钱。虽然我们每学期交了学费，但他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值，对此他从来就没有计较过。他是那种人，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初夜，忘了计较得失。他已退休，既不升官也不发财，还是这样不计投入与回报严重失衡地教我们，妄想把我们这些朽木雕刻成精美作品。老师这样殚精竭虑，嬢嬢们再不努力都不好意思了。

团员们为了这次比赛也是拼了。75岁的郭嬢嬢，上课期间生病住院，耽误了一个月学习，为了赶上进度，她多次约刘嬢嬢提前来到教室弹琴练歌；李嬢嬢身体欠佳；彭嬢嬢膝盖摔伤；刘嬢嬢腰部疼痛……她们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，有儿女有孙辈，有的为了带孙请长假一年半载，病轻点，孙脱手，赶紧又来合唱团。有种种不我待的紧迫感。

比赛在即，是骡子是马都得上成都了，疫情三年后的第一次参赛，大家抖擞精神，重庆人到成都不能怂。我们各自选择出行方式，有的由女儿陪同，最后聚集在成都武侯祠某高楼公寓。下午，罗老师召集大家到他客房集合，几十个人花花绿绿挨挨挤挤，跟着老师练声练歌。成都那几天也热得上火，挥汗如雨，大家没有怨言，一切听老师的。第二天又练，直到上场比赛前几分钟还在剧场外面练！有股“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”的决绝。

我们穿着深紫浅紫渐变的演出服，如仙姑翩翩登上灯火通明的舞台，扇形站定，罗老师顾盼微笑，左手示意钢琴小帅哥，琴声弹响，指挥双手挥动，歌声随之起伏流淌……两首歌很快唱完了，还意犹未尽。真是台下十年功，台上几分钟。

下了台，大家庆幸没有出错，那可是硬伤。听人说，我们平时唱得要更好，又有些期盼获奖了。不安地过了两天两夜，捷报传来，紫罗兰获得银奖第二名！我们很兴奋，很满足，毕竟其中有年轻专业的合唱团，还有儿童团。嬢嬢们能在花甲耳顺之年得个奖，已是人生意外馈赠。

生命不息，歌唱不止，嬢嬢们对歌唱的这份热爱，可能要到唱不动了为止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重庆晨报副刊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